

怪胎 喬吉娜

Tell me I'm OK, really

同學罵我死怪胎 只會自言自語 老師說我整天做白日夢
還好佛拉薇亞肯幫我 我真的會好起來嗎



珠璣語種
譯成多國語

Rosie Rushton 著・陳譯

小說 F17

怪胎喬吉娜

Tell me I'm OK, really

作者／Rosie Rushton

譯者／陳詩紘

責任編輯／王蓓齡

發行人／王聖毅

出版者／新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0 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 150 號 4F 之 4

電話：(02)2332-0430

傳真：(02)2332-9817

劃撥：18324544

排版／全凱數位資訊有限公司

印刷／久裕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版次／2002 年 7 月一版一刷

出版登記／局版台業字第 6017 號

國際中文版授權／博達著作權代理公司

Text copyright © Rosie Rushton 2000

This translation of TELL ME I'M OK REALLY,

first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in 2000,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iccadilly Press Limited, London Englan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2 by News Sprouts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原書 ISBN 1-85340-616-3

ISBN 957-451-049-2

定價／200 元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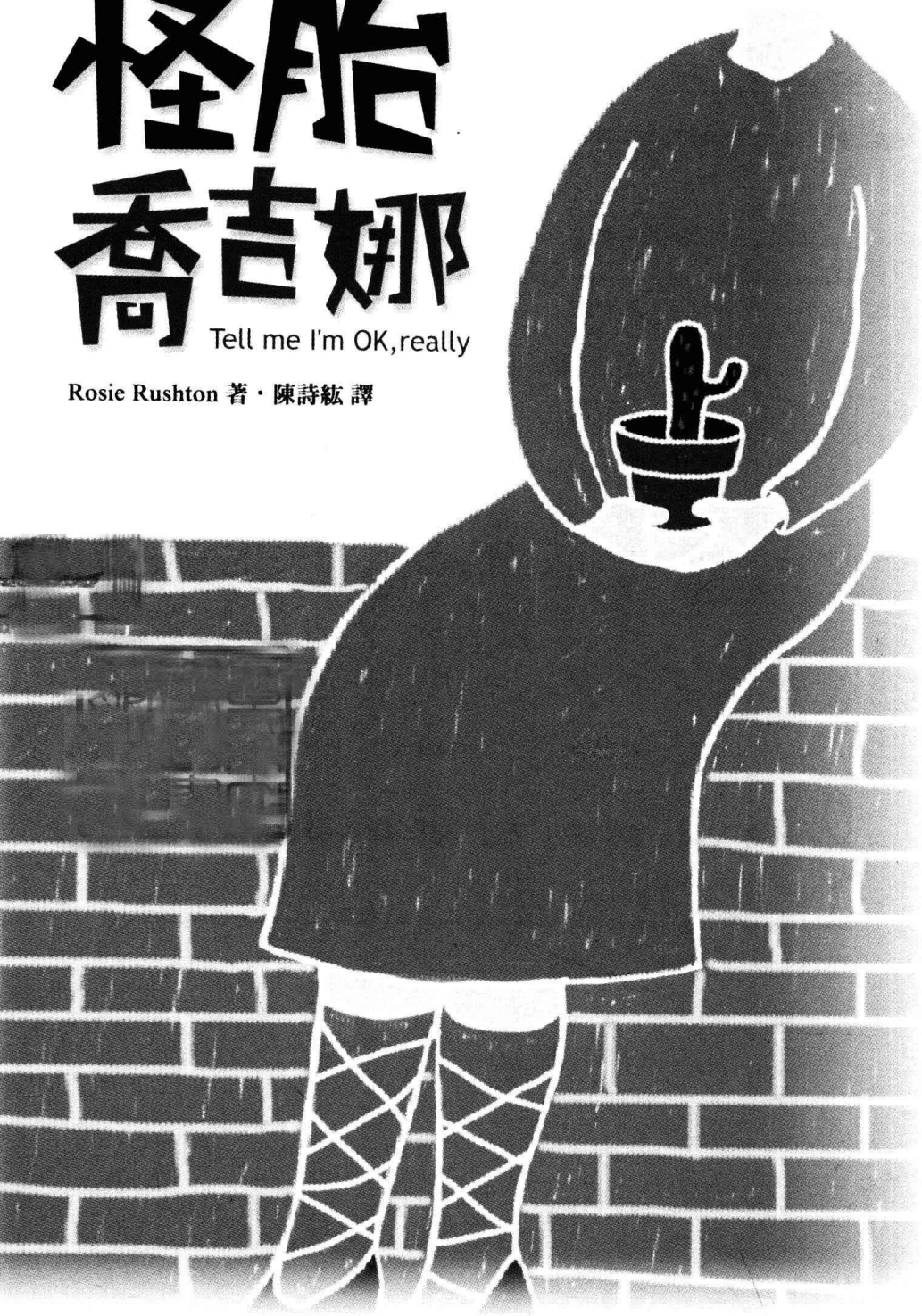
Printed in Taiwan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請寄回更換)

怪胎 喬吉娜

Tell me I'm OK, really

Rosie Rushton 著・陳詩紘 譯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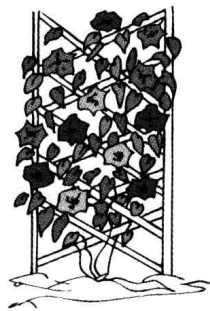
第1章	星期二下午
第2章	當天稍晚
第3章	星期三早上
第4章	星期三下午
第5章	星期四
第6章	星期五
第7章	星期五晚上
第8章	星期六
第9章	現在
第10章	星期六

211	204	190	181	166	125	113	78	24	5
-----	-----	-----	-----	-----	-----	-----	----	----	---



Contents

第1章 星期二下午



她就在那裏，在窗戶旁的椅子上。她還沒有看到我。她只是坐在那裏，看起來一臉的空洞茫然。我從來不認為人們有可能只是坐著，什麼都不看。可是相信我，我的母親百分之百的投入這個角色。立刻，我就必須走進病房，開始重複一次完整的愚蠢事情。就是「嗨，媽，妳今天好嗎？」這件事，可是——每兩天一次，至今我已經做了一個月了，坦白說，真的毫無意義可言。父親也許會說她喜歡看到我，可是他根本就是胡扯。她根本不在乎我。她若真的在乎，她就會待在家裏陪我和父親而不是待在這裏——在這間瘋人院裏凡事依賴別人照顧。

我知道，我知道——妳不應該說這裏是瘋人院。好吧，那麼，就叫精神病院好了——不過是用字不同罷了。一大群詭異的人，各以不同的慌張程度到處亂轉，或是蹣跚腿的坐在地板上，努力地尋找自己。

那個地方看起來根本不像一所醫院，反倒比較像是一家高級的收容所。醫院前面有一片大草坪，兩隻石獅立在大門兩旁；這裏甚至還有游泳池和健身房。在這裏，她可以把頭髮放下來，舒服地享受按摩、做她想做的事情。難怪她會說她還沒有回家的準備。她真的說到做到。

她實在太走運了。

當然，醫生說我不應該有這樣的態度，這並不是她的錯，他們是這樣告訴我的。那是一種病，就像肺炎或水痘一樣，只是這種病讓她的行為變得怪怪的，而且看待事情的角度也和其他人不一樣。但是我要告訴妳：那比水痘還要嚇人百倍。

若說她淪落到這裏是誰的錯的話，我猜應該是我的錯。她老說我會把她逼瘋，而這下子她真的瘋了。我不是故意要讓事情變成這個樣子的，真的。

「嗨，喬姬！來看妳媽媽嗎？」

才不是呢，我是來這裏的陽台看風景的。

「哦，嗨，米蘭達。是的，我來看我媽。」

米蘭達是母親的護士，米蘭達·詹克斯。這裏所有的護士都和她一樣，終日神情愉快，猶如假日露營那般快樂，也就是「我們來做些花邊」以及「朝樂觀的方向

想」那般愉快。但究竟什麼是樂觀的方向？那才是我最想知道的。

「妳說什麼，親愛的？我沒有聽清楚妳剛剛說的話。」

哦，這下可好了。她正滿臉困惑不解地看著我。

「沒什麼——只是——呃，只是在背誦法語動詞。」

現在我不停的做這件事——自言自語，好似正在對某個電視節目做評論。

我甚至還想像攝影機正在轉動，整個製作小組專心收錄我說的每一句話。我並非刻意要那麼做，只是事情就那樣發生了。這其實是有益的；有時候，當我感覺好似將永遠漂流並化為烏有時，我自己的聲音反而會讓我再次感到存在的真實。

一直以來，我總是默默地自言自語，在我的腦海裏，好多年了；反正，也沒有人願意聽我講，所以我也不必浪費時間大聲講出來。可是然後，在母親發瘋之後，腦海中的每件事似乎都糾成了一團，害我不得不大聲說出來，以期能夠把它們弄清楚。

「真有妳的，親愛的。」米蘭達友善地用手肘輕輕撞了撞我。「我們可不能讓妳母親等太久，對不？」

突然間，我有股衝動想要對這個蠢護士尖叫，讓她看到那個坐在椅子上，眼神

空洞直視前方的女人，根本不是我母親。她也許看起來像她，她也許穿著她的衣服，可是那個女人不是我的母親。

那只是一個軀殼罷了。

那個看起來像她的軀殼的，應該就是母親。其實不然。

而且一推開那扇門走進那個房間後，我也不再是我。

那是最讓人害怕的部份。



她今天開口說話了，比她剛被送進來的時候進步許多。呃，我說開口說話——她講了幾句話，我完全聽不懂她咕咕嚕嚕地在說些什麼，只是猛盯著牆上的時鐘，祈禱半個小時能夠趕快過去。

「學校還好嗎？」

母親瞟了我一眼，然後又別開眼去。

「是的——很好，」我臉不紅氣不喘地撒謊。沒有必要告訴她我不但被留級，還是個讓每位老師頭痛的學生。「我參加學校辦的才藝表演，演的是《仲夏夜之夢》」

中的一個角色。」

事實上，我只是個臨時演員，還必須幫忙更換布幕，可是這些她並不知道，不是嗎？我這麼說也許會讓她為我感到驕傲。

她點點頭。「好的。」

「下星期二，學校舉辦女子籃球賽，」我機伶地說，「所以到時候我可能沒辦法來看妳了。」

「好的。」她又說。不是，「哦，我會想念你的」或「希望你們拿冠軍，親愛的」。只是一句，「好的。」

我可以感覺到胸部越來越緊。每當我覺得生氣時就會這樣，而現在我感到非常生氣。氣她，氣我，也氣他。

好似能夠穿透我的心思般，她揚起一邊眉毛。「爹地呢？」她說。

「他很好。」我不假思索的說，然後便陷入沉默。有如她真的很在意似的。

我起身走到窗前。外頭開始下起雨了，一對松鼠繞著石頭噴水池快樂地互相追逐。直直地凝視著牠們，不願去想爹地，不願去想事情發生以來，他的處理方式。

「喬姬女孩？」

我轉過身。她已經有好幾個月沒有喊我的小名了。不知為什麼，我突然很想哭。

「什麼事？」

「妳必須……」她皺起眉頭，伸舌舔了舔下唇，好似想不起來她想要說些什麼般。

「什麼？」

我在她坐的椅子旁蹲下來。

她拉著我的手，倚過身來，表情焦慮地注視著我的雙眼。「妳必須好好照顧爹地。」

在她說那句話之前，我感覺自己緊咬牙關。為什麼一定是我？為什麼是我？那是妳的職責，不是我的。母親的責任應該是煮飯、打掃家裏、洗衣服和買菜；而小孩子的工作應該是和同伴們出去玩，為了宵禁時間和父母親討價還價。只是，突然之間，她為什麼忽然開始擔心他呢？或許如果她以前能夠做得更好一些，現在就不會這麼糟糕了。如果她更像其他的母親的話……

「我給他製造了許多麻煩。他需要妳，喬姬。」

她直盯著我，下巴突出的模樣，一如我小時候穿著燈籠短褲、尿濕她車後座皮

椅時，她那責難的表情。

「妳聽到我說的話了嗎，喬姬？」

每當想要強調某個重點時，她認真的表情令人不禁覺得有趣。

「聽到了，聽到了！」改變話題。「那麼，你幾時回家呢，媽？」

她立刻別開頭。手指拉扯著襯衫的衣領，雙肩高聳至耳際。

「我還沒有做好心理準備，」她說。「我辦不到，喬姬。還不行。我辦不到！」一字一字地，她的聲音越來越顫抖。她開始搓下巴，越搓越快，猶如急欲搓掉某個隱形的污漬。

「好的，」我說。兩個人就可以玩這種遊戲。

「好的，」她重複道，眼神沒有看我。「好的。」

我起身。只剩五分鐘。我現在可以安全地開始弄出回家的聲音。

「我該走了，媽，」我說。「有一大堆的功課要做——然後我還得去當保姆。」她的頭轉來轉去，好像被一條看不見的線操控著。

「什麼？」

「照顧小孩子，」我驕傲地說。「很厲害，對不對？你認識搬到五十三號——

荷蘭家族的老房子——的那對夫妻嗎？嗯，他們有一個小男孩，約書亞而且……」
「不，不，不！」吼聲變成了悲慟聲，她的雙手不停地捶打大腿，然後，沒有任何預警地，她放聲尖叫。我指的是，可以穿透耳膜的尖叫。就像個瘋女人。

「媽！」

「給我閉嘴，喬姬！給我——安靜！」

她是個瘋女人。

那一刻，我知道。我母親的病並非像他們所說的是暫時的，她不只是一要「熬過一段倒霉的日子」而已。她瘋了。十足的、極端的、狂暴的瘋子。

她恨我。我知道她恨我。

此刻，她一邊在房間裏走動，一邊用緊握的雙拳捶打自己的頭，好像要把頭打碎似的。

「媽，住手！別這樣！」

她轉身看著我，嘴巴半張，流著鼻涕，嘴唇上還有血絲。

突然間，我覺得很想嘔吐，就在那張地毯上。我轉身抓住門把，但來不及了。門突然被打開，護士米蘭達衝了進來。

「哎喲，哎喲。茉莉亞，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她對母親說，一副就像絕大多數人們對四歲不到的孩子講話的口氣。「我們是不可以這樣子的，對不對？」

她穩穩地抓住母親的手臂，扶她坐回到椅子上，口中還不停地低聲安撫她。

母親雙手環抱著自己的身體，前前後後搖晃著身體的同時，還左右猛烈地甩著頭。

正如以前。

正如那個星期天。

我必須離開這個地方。我轉身拔腿狂奔。

「喬姬，親愛的——等等！」米蘭達的聲音尾隨著在走道奔跑的我。但我不予理會。

腳步毫不遲疑地往前跑。



我恨她，我恨她，我恨她！隨著靴子重重踩在走道上的每一下，我感覺到憤怒在體內往上翻騰。我想像著她的臉，滿是狂野與瘋狂的神情，正瞪視著我的每一個

步伐，而我奮力地想要把它踩碎；我想要尖叫，想要告訴她，因為她，我的整個人生已經天翻地覆，而且每況愈下。

我看到她對我吼叫，因為我的房間一團亂，或者因為當她還在開那些愚蠢的會議時，我忘了打開烤箱的開關煮晚餐。她的話夾雜著我重重的腳步聲，迴盪在我耳際——「喬姬，難道妳就不能做對一件事情嗎？喬姬，你根本就沒有努力！喬姬，妳會把我逼瘋的！」

越跑，我的喉嚨就越乾，胸部就越痛，但我就是停不下來。當我沿著馬路狂奔時，書包跳上跳下地打著我的屁股。我要儘可能、儘快離她遠一點。我不要再有那樣的母親，我不需要一個那樣的母親。我恨她！

然後，突然間，我趴在馬路上，像個破娃娃般地俯臥在地，書包裏的書本散落一地，雙手手掌疼痛難忍。

「太好了，摔個狗吃屎！」

她就在這裏。母親。就站在我的面前。穿著無袖長洋裝，裏面是乳白色長袖襯衫。她的指甲擦得鮮紅亮麗，手上戴著金手鐲，那是她生下我哥哥西蒙時，父親買給她的。她看起來很正常。

我掙扎著坐起來。

「好痛！」我哭著伸出手。

她卻消失了。

我就那樣坐在走道上，雨越下越大。我就快滿十六歲了，剛才卻對一個不存在的女人講話。

我到底是怎麼了？

瘋了不成。

像她一樣。

小時候，我一心想要長大後像母親那樣。可是現在，再也不想了。

我強迫自己打起精神。我沒事，我真的沒事！我是喬吉娜·艾洛依絲·林寧頓。我住在菲利浦爾花園街十六號，而且我百分之百的沒事。真的。

我說我恨我母親，其實並不是認真的。我沒有那個意思，真的沒有。我愛她，我希望她在我身邊陪我。現在。

可是我希望她回到以前的樣子。

然後我也可以回到我以前的樣子，一切都又回到以前的模樣。